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按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

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訛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遜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筆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筆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驚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棲身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況親狂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包尉臀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駟僧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乎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則以牙爲牙唐已然矣畫短爲牙畫長爲牙

太宗鷓鴣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

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鷓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鷓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鷓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淵綠沈鎗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間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

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考今本乃云櫻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稠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橐而入稠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爲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犁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

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臯錄荆公詩窗明兩不借榻淨一籩條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大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讀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或墓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

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閤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考二家之說皆非是薛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考南史梁何胤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鱣皆不得眞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鶴卽鶴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鱣鱣之

鮪知然反按郭璞注爾雅鮪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鮪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况三頭乎鮪又純灰色無文章鱗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鮪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鱣字孫卿云魚鼈鮪鮪韓非說苑鮪似蛇並作鮪字蓋假鮪爲鱣其來久矣杜少陵云敕厨惟一味求飽或三鮪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社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鮪稱鱣皆不得其真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菴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菴竹王芻郭璞注云菴蓍草也今呼爲鴟白脚草或云卽鹿蓍草也又爾雅云竹蕭蕭音扁注云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音竹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蕭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菴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蕭竹而云非筍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菴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

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楳天子旣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楳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衛之苑也多篠頽師古注曰頽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楳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楳歌亦云頽林竹兮楳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有不始於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旣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於三代廢於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檇杙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刊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間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曰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

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東方

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

注

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按土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

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旣受永昌璽上隱起蟠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旁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

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受號稱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考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祇在襄國慕容雋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考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考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考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按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畧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荆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

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張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閒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當途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長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鄖爲湖南鹽鐵判官涓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彥輔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余按敕字從東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赤說者曰誠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尙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尙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勅之義與徠同洛代切

後世轉敕以爲勅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漢制
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與
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
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尙
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
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與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
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秉政得罪
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秉政而未見敕故禕之
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
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
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
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
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發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
亥二首六身韓子八△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
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按魏文侯敕倉唐以雞
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考功詩

黃朝英緇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上逢寒
食春來不見錫以爲錫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錫
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
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
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錫字而禹錫

前已列漢金卷四
誤呼雲卿詩爲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
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佳期詩題乃
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餽洛陽新甲子何
日是清明則知使餽字者佳期所作况二韻不同春與人在
十七真餽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
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
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
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
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按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

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
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
其名尚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
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貉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
事細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
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
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
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
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
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
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

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曰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歷中遂入相予考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頃事太宗眞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

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壘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

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真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汗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厦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

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
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
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
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已
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
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
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考之
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
帝許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旣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
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
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
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
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
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
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
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飲餞舉
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

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
士傳云江夏子田閱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
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邕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尙書爲記
中有辭云縵胡之纓化爲青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覩此
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
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敘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
有唐趙倬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
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
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鏘蕭俛賦題珠
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
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
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
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
矣泉山銘敘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者之貞
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
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
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談以詩題
於八景略曰盤中何所有首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
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
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

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撫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額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按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甲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

王說予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疾名曰獠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布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

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按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渾注徐廣曰秭音姊鳩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鷓鴣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內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會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則復西岑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

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按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

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
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
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也非
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鹵莽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
緒左傳鄭公子淪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淪氏歷秦漢至
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淪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
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
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
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
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
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
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
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
而蔡蔡叔蔡字蔡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
也從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也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
也後世蔡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
之故音爲素葛切尙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
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

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雷同以繁爲蔡不可不辨也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旣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按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鬪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鬪其利害不在於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

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四

能改齋漫錄卷五

辨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

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辛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竝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七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

勲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
所以爲主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按晉志羽林軍四十五
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入姓之外更
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
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約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
爾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
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
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
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
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
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
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
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
人使人濟翁以李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
可以一例作李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
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
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餽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餽之也趙岐曰餽取也

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餽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此啗字與餽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廣韻乃以啗音火夬切息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敘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媯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敘篇余嘗考之若敘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按禮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譽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

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爲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黽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黽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於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魁頭露紒章懷注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黽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黽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黽椎魁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颶風

離騷曰溘颶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颶風之颶颶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颶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颶注曰曾颶高風也二謝以颶爲風何耶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於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耶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畧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單驥然予按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

也府者謂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鹽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鹽河東

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鹽餘鹽不名鹽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按古今文士用鹽字無鹽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鹽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侯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煮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嘗困於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斤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

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
獲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子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
故鹵亦作鹽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
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語曰不有祝
鮓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
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鮓等耳考左氏傳鮓之排難解紛賢者
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鮓
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子以爲非是蓋
昭君不名嬙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
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
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
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解以嬙爲昭君之名
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
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嬙字何耶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
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
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

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爲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娑陀調鶴鶴鹽改爲白鶴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鶻鹽改爲神鶻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仲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鶻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按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鹽終曰四朶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旣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墮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子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旣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龍衮所撰或得其真今沆傳以祖景洪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敘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

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以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于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按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

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旺衰老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

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

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書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聞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問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考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之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兩字不逮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占詩家譏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

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娘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娘神像曰淮祠部牒據彭澤鎮由大姑小姑娘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禱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搃擊之義至于造舟車

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
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
以尺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日打試至于名儒碩
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
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
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耶予嘗見宋景文公云
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真宗未嘗耕藉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真宗勲德曰東祀耕藉賜酺真宗朝未
嘗耕藉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
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占地狹人民寡有留侯
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
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
爲例祀兩神

諾臯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
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
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

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兜曰嗜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乃還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伏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是信臯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聞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襍穢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漚過堪今時襍穢子釋名云襍穢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

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
蹙奈此何搖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誠諸高明熱行宜見
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啟顏錄有晉
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
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嘖蹙奈
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嗜嗜吟何多搖
扇胛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誠諸朋
友熱行宜見阿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
以爲襍穢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未又以訶爲阿當有辨其非
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
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
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諸品齊名聖人
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
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
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
何耶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
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
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

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
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荆軻曰願大王
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
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
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
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
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
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
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

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
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
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
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
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
筭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旣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
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臯而牟呼五白些臯二爲珉采牟者
勝也欲勝其臯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擣蒲格及國史補遺李
翱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
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
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竇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竇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前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拒京索間韓信傳曰漢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郡國

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澹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旣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絢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雪不收新息陽生過京索與萼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絢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子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臯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絢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

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厥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疎畧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考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茗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

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彰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
尚存其宅在清簾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
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
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辯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
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
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
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鴈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
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
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
樹月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清思君若汶水浩蕩
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侔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
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
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
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
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
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
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旣出彬頗病之

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真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鷓鴣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于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遶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所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馮氏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閱閱

漢朱博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閱閱詣府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予按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閱今音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子于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條西清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祇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唯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清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真

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
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
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
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
亦嘗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清邪東坡後
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兼折亮以清平生未
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
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
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清又
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
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語余

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和者
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
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景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
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清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
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
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箋云正長也長
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賔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

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朶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治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馬叫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真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考徐堅敘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尚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

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
既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啟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
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
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
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
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
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
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
蜀按事貴人遍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
出界候迎兼攜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
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嬌嬈
從今改正玉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媚出迎遂不
復措手而歸余按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真云文潞公
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
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郊聖從蜀人也因謁告
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愈少愚者謂公
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

舞聖從喜之間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
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
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
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
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
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事略相類且云少愚奇士潞
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
兩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按上林賦仁頻并
間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蔗音賓恐韓
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瓌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
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
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玉右軍蘭亭
真蹟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
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
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旣得蘭亭在手
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
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
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

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烏鞞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託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未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敘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琰章

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閣欲凌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諡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諡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諡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無飲羽之理余按門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踰血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履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梁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

石髮生于水中

迴鴈峯

衡州有迴鴈峯皆謂鴈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鴈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鴈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鴈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考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嘗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闕乃闕也易窺其戶闕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蓀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旣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兆非熊贈鄭交詩巖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非龍非羆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

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勲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邪紹興間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真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真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按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置礙

百已齋漫錄卷五
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
此邪

能改齋漫錄卷五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輶轅
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
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
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
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
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
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
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
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槎頭縮項鱸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
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鱸
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美人

騁金錯纖手膾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編紵鄉味有
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
傳卽今者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鰻按杜田作杜詩補遺
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
曾繹云皆非也爾雅云樛謂之涿樛音涿涿音岑孫炎釋云
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樛襄陽俗謂魚樛爲槎頭言所積柴木
槎枒也予以杜曾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
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鰻魚甚美
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鰻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
檣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鰻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
之說槎頭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
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駉裏宮研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
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
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
德論曰驚邊抗士屢犯芻蕘

白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
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
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胥臺露
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牒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牒子按揚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牒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牒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牒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沲潭陔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陔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暎春光潭沲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陔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陔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

潭沔注曰潭沔隨波之貌沔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間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間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爲大樹將軍余以爲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頽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按越絕書越王取純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往觀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爲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爲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爲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爲屑風

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洒洒之名粘雨按陸雲喜霽賦曰
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塵于沈泥雲生于虎之前則芳塵之
說不始于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舊樹
重喜掃芳塵

張旭草聖

杜于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識按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
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
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
意其言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

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連音爛是謂下春乃
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
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
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權折桃花水風橫赤箭流乃隋薛道
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
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

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鑿尋陽記云溢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之耶

張平叔賊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爲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爲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于憲司吏引日張侍郎公綽叱日賊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日囚張平叔繫于別園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八風先遠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關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畧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翫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祕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
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辭也按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
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
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
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
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國以水

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按唐
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封韓
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于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
于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筒故杜子美臘日
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
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瀉瀉浴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
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鷓鴣膏

爾雅注鷓鴣似鳧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
劍瑩鷓鴣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鸚鵡銛
鋒瑩鷓鴣又大食刀歌云鑄錯碧嬰鷓鴣膏銛鏗已瑩虛秋
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暉
日初出曰旭日昞日晞日溫日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昞日
晚曰旰日晡日暮日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
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為賦立成其辭云
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
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
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
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
玉英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
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堂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
瑜玉士佩瑪玟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
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萼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萼呼萼爲露葵面牆之徒遞
相倣倣承聖中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
答曰露葵是萼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
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

醜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
教看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
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
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
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
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
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絲內人恐
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鱗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淀弓弩已斷之弦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翥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輓轡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彊半在銀牀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

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劍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
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旁看醉劉長卿送從兄
之淮南詩云沂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
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庚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啟盛以翠
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
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
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
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
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
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
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
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烟色如丹洞冥記
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
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魚鳳玉脂泣
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
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
五時空按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
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灤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渝曲
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
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
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按王子年記堯時有
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
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徧知別鄉苦
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
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
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
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微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隣人有吹笛

者發聲嘹唳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蓋杜有山水障歌云開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按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蓋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按田俛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丕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按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泠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緣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傳元西都賦云緣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踴躍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却住把烟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盧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按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鶩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至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

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
踰花門

錦繒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
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
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
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
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
陸子局中鬪疊阿誰高按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語仁傑曰朕
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
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
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
博局有宮其字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
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
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
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緩尋
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
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

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
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
猶怒鵝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
二詩皆及鵝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
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
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
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卽事詩嘗叙其事
晏詩曰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
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卽事詩見又元集

太液池網索

元微之詩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
語後步郎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
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遂鸞
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
供會看邊燧息橫霈紫泥封者謂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
峻晨趨一節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右銀臺陟降丹塗密論思
武帳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

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
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
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
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
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
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集
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
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荊公詩久應飄
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
霄有真骨恥飲滄池津送覃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
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
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

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游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
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
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
日暮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
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春襲人因與之
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
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游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
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無咎畧云老龍洞庭怒蕩覆
堯九州謂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橐駝橋下
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
作

羨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羨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羨陂西
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羨陂行及鄆縣源大宴羨陂
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羨字注云羨陂在京兆鄆縣工部二

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蓋謂東坡嘗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撥刺跋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按撥刺兩字張衡思元賦云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嶧豕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魚也唯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雙鯉呀呷鱗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爲跋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誌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
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
陵集有胥口卽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
把酒船隈荻共君作箇生涯注作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舊
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並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
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
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
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
除西川節度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

信記云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
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顯笑
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
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
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薦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
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碁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按世說王
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
碁爲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爲會戲然唐杜陽編云
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真島島上有手譚

池池中出碁子此又何耶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五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按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爲汗應劭云汗音干舊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阪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

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爲何人余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爲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

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酒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留殘

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留殘出此

一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

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客客比得一頓
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
本又爲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
述兩京記鐵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
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按慧日至來山
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按北史祖珽盜
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
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
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答田國博詩風流別
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
按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
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脅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
睡蛇已死得安眠按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
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
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
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知
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按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
予按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
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
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
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
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

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按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闕門銀榜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榜按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鈎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按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山前非鬼非

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門關縹緲入石如
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
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
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
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
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按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微名曰石照
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
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
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
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
石黃金也鑿而貸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
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
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
李淑最爲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按唐松陵集載皮
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
郡有鶴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耶

絃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按吳越春秋
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爲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與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與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按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語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與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耶

軟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軟語本法華經又以軟語一云言詞柔軟

龍改齋漫錄卷六



